

# 休宁方言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

陈新文

(浙江省三门中学,浙江 台州 317100)

**【摘要】**方言的亲属称谓反映了方言词汇的面貌与特点,也记录了该地区亲属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对汉语方言的分区划分,休宁方言属于徽语休黟片。对于休宁方言亲属称谓,学术界目前还没有进行过专题性研究。本文分五个部分论述休宁方言亲属称谓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休宁方言;亲属称谓;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17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1-0029-03

## 引言

休宁县位于安徽省最南部,今属黄山市辖县。它南接浙江省衢州市开化县和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面积二千一百五十一平方公里,人口约二十七万四千,古属徽州府。由于山地面积较大,过去交通不发达,休宁县境内方言复杂。根据彼此间的细微差别,休宁全县的方言可以分为海阳话、五城话、临溪话、溪口话和流口话五个小片。海阳镇长期以来是休宁县治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因此,海阳话使用的人口最多,在全县最有影响。通常所说的休宁方言,往往指的就是海阳话。本文中的休宁方言亲属称谓以海阳话为准,这是笔者的母语。

休宁方言属于徽语休黟片,地处徽语的中心地带。因此,休宁方言亲属称谓较少受周边的吴语、赣语和江淮管话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的体系。它注重伦理秩序,讲究人际亲密,长幼有序,内外有别,既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又富有自身独特的徽州文化的底蕴。

## 一 浓重的等级色彩

亲属称谓是社会亲属制度的反映。它和社会的经济制度、家庭结构、风俗习惯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准则对徽州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休宁方言亲属称谓带有浓重的等级色彩。

和中国传统的亲属称谓相同,休宁方言的亲属称谓也体现出了明显的辈分性。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辈分,对于上一代人来说,他们这一代人是晚辈;但是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们这一代人又是前辈。于是,就形成了曾祖父母辈、祖父母辈、父母辈、同辈、子女辈、孙子孙女辈、曾孙曾孙女辈等不同的辈分。而且,不同辈分的人对应着不同的亲属称谓词。如前辈,父亲为“阿爸”、“阿爷”、“阿令”,

母亲为“阿妈”、“阿姨”,祖父为“阿朝”,曾祖父为“太朝”。又如晚辈,子之子为“孙”,子之子女为“孙囡”,女之子为“外甥”,女之子女为“外甥囡”。

因为社会特定的生育制度,所以同一父母的兄弟姐妹之间年龄可能差上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又因为社会特定的婚姻制度,所以新婚夫妇的年龄普遍比较小。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晚辈的年龄实际上比长辈还大的情况,但并没有改变彼此的辈分关系。也就是说,亲属称谓一方面受辈分的制约,另一方面却和年龄的大小无关。于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既能碰到年龄比本人小很多的舅舅,又能碰到年龄比本人大很多的侄子。

不过,如果被称呼的亲属之间是同辈关系,那么所使用的亲属称谓词便按照年龄大小条理分明地排列着。如长辈,父亲的兄弟为“大伯”、“二伯”、“三爷”、“细爷”;父亲的姐妹为“大娘”、“二娘”、“三娘”、“细娘”等等。又如晚辈,儿子为“老大”、“老二”、“老三”、“细囡”;女儿为“大囡”、“二囡”、“细囡”。

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彼此的称谓因辈分和年龄不同而有尊卑之别。这种重视长幼有别的等级观念,促成了古徽州一个个牢固的宗族的形成。这种严密的宗族组织,一方面增强了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有利于劳动的协作,另一方面扩大了在当地的影响力,有利于保护本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 二 传统婚姻形式的影响

亲属关系建立在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基础上,是社会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亲属制度以最明白的方式直接准确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情况”。<sup>①</sup>亲属称谓是对社会的亲属制度的反映,也是对社会的婚姻形式的反映。通过考察休宁方言亲属称谓,可以看到古代婚姻形式在亲属称谓系统中的影响。

如一夫多妻制,即社会允许男子同时拥有一个

以上的配偶。这种制度反映在称谓上,“姨”便用来称呼父亲的妾,也就是子女的庶母。《南史·衡阳元王道度传附萧钧》:“(钧)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不肯食,曰:‘须待姨差’。”翟灏《通俗篇·称谓》:“其父之侧妾,亦称姨者,姨本姊妹同事一夫之称,后世无媵之礼,而侧庶实与媵比,故非母姊妹,而得借此称之。”解放后,徽州也和全国一样,废除了一夫多妻制。但是,用来指代父亲妻子的称谓“姨”却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延续至今。

又如,休宁人称媳妇为“新妇”。很明显,新妇就是指“(家里)新来的妇人。”这与女方出嫁到男方家的婚姻制度是吻合的。《后汉书·周郁妻传》记载:“郁骄淫轻躁,多行无礼。郁父伟谓阿(赵阿,即周郁妻)曰:新妇贤者女,当以道匡‘夫’。”周郁的父亲在这里便称儿媳妇为“新妇”,说明妻子出嫁丈夫家的婚姻制度古已有之。

### 三 古代称谓的继承

休宁方言处于徽语的中心地带,比较集中地保留了上古汉语的词汇。休宁方言中有一部分的亲属称谓词是对古代称谓的继承。

如休宁方言称呼舅舅中年龄最小者时,常常要在称谓前加“细”。汉语“细”有最小的意思,不过普通话亲属称谓没有这种用法。但是,古代文献中却多有记载。宋代袁文《瓮牖闲评》卷一:“世有娘惜细儿之语。”又《灵枢经·禁服》:“雷公问于黄帝曰:‘细子得受业,通于《九针》六十篇。’”上述“细儿”和“细子”都指最小的儿子。

又如,休宁人面称姐姐为“阿姊”。姊,《诗经·邶风·泉水》:“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问我诸姑,遂及伯姊。”毛传:“先生曰姊。”也就是姐妹中年龄大的为姊。唐代司空图《灯花》诗之二:“姊姊教人且抱儿,逐他女伴卸头迟。”这里的“姊姊”即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姐姐。

### 四 地域文化的体现

正如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样,方言与地域文化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方言的形成有历史的因素以及区域人文地理等诸多因素;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在方言中有着重要的沉淀。因此,地处徽州腹地的休宁方言也打下了徽州文化的烙印。

如休宁人称祖父为“朝”,就与称霸明清商业舞台数百年之久的徽商有关。“朝”是“朝奉”一词的简说。“朝奉”原本是一种官职,秦代有朝请制度,汉代有奉朝请。不过,“朝请”和“奉朝请”都不是官位,只是指每逢朝会便请召之。到了宋代,“朝奉”正式

成为一种官职。《宋史·职官志》载:“朝奉大夫,从六品;朝奉郎,正七品。”由于徽州多唐宋旧族,因此徽州一带对富人便沿用“朝奉”一称,因为只有富人才能够得到赐爵。明朝中期,各地经营当铺的主人几乎都是徽州人。于是,原先用来称呼富人的“朝奉”成为徽州典商的代名词,称为“徽州朝奉”,进而成为徽州商人的代称。因此,胡适先生说:“通常社会上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便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sup>②</sup>冯梦龙《醒世恒言》:“(孙白连)做出徽州朝奉脸。”此处“徽州朝奉”指的就是徽州商人。后来,“朝奉”在徽州便演变成祖父的称谓。如清光绪十九年安徽无为《新安程氏世谱》:“我程氏先后分迁无为州,约近十世,至今犹称祖父曰:‘朝朝’,盖沿徽人‘朝奉’双声之半。”因此,休宁方言称祖父为“朝”,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又如“爷”在休宁方言中一般称呼叔叔或舅舅,但也有少数人用来称呼父亲。据笔者的母亲说,这主要是因为早年徽州一带普遍认为将子女托给弟弟和弟媳抚养,容易养活。于是,为了使子女易养,各家各户纷纷让子女改称自己为“阿爷”和“阿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母亲称为“阿婶”的习俗现在已经消失,但仍有少数人称自己的父亲为“阿爷”。而且,这种习俗在同属徽语区的浙江旧严州府一带有着比较完整的保留。<sup>③</sup>

休宁方言称姑姑为“娘”。同时,在北京城内及城外的某些老北京人也称姑姑为“娘儿”。有文章认为“娘儿”在北京百年来代代相传,沿用至今,大概源于中原“娘”或满语“额娘”。<sup>④</sup>因此,休宁方言称姑姑为“娘”,可能与中原人或满人迁居徽州有关。

### 五 亲密的人际关系

为了强调人际关系的亲密,休宁方言亲属称谓经常出现“随称”或“直称”的现象。比如,岳父(公公)、岳母(婆婆)面称时随妻(夫)称呼为“阿爸”、“阿妈”;堂(表)兄、堂(表)嫂面称时直接称呼为“阿哥”、“阿嫂”;堂(表)姐、堂(表)姐夫面称时直接称呼为“阿姊”、“阿哥”。这既是有礼貌的表现,也是一种表示亲热的习惯。

另外,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用亲属称谓称呼不是亲属的人。比如,在户外碰面,即使谁也不认识谁,打招呼时也以“阿公(婆)”、“阿爷”、“阿姊”等相称。亲属称谓在实际生活中的普遍运用,既给社会的亲属称谓抹上了浓重的等级色彩,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向来重视人际交往的主张。

## 结语

随着普通话的推广与普及,普通话亲属称谓在方言地区也逐渐使用开来,某些亲属称谓甚至有取代方言亲属称谓的趋势。以休宁方言为例,“阿爸”和“阿妈”正逐步成为父亲和母亲的统一称谓,“阿

姨”、“阿爷”、“阿令”等亲属称谓在休宁方言中渐渐消失。另外,由于社会的发展,休宁方言中原来复杂的亲属称谓已经开始简化,但在红白喜事等特殊场合上,依然必须严格按照原有亲属称谓的规定,讲究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长幼有序,内外有别。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①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②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③曹志耘.谈谈方言与地域文化的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3.
- ④骆增秀.北京方言亲属称谓中的特殊现象[J].中国语文.2002,2.
- [1]史宝金.论汉语亲属称谓的特征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J].复旦学报,2003,2.
- [2]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3]高寿仙.徽州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 [4]王振忠.“徽州朝奉”的俗语学考证[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4.
- [5]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6]邢福义,吴振国.语言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7]熊金丰.客家话亲属称谓词试探[J].龙岩师专学报,1995,2.
- [8]童恩正.文化人类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9]赵日新.徽州民俗与徽州方言[J].民俗研究.1997,3.
- [10]杨青新.《尔雅·释亲》的文化说解[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4.

##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Kinship Terminology in Xiuning Dialect

CHEN Xin-wen

(Sanmen Middle School, Taizhou, Zhejiang 317100)

**Abstract:** The relative appellation in a dialect reflects the appearance and features of the dialectal vocabularies and record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relatives in this area.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s of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Maps of Chinese Languages, Xiuning dialect belongs to the Xiuyi area of Hui language. There is no systematic research on it from academic angle. So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relative appellation in Xiuning dialect from five aspects.

**Key words:** Xiuning Dialect; Kinship Terminology; Cultural Connotation

(上接18页)

**Abstract:** “X比N还N” is a special pattern of“比字句”in contemporary Chinese. This structure is in common use in oral language and literary work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mer N” and “latter N” in the semantic expression, and their semantic constraint in this sentence pattern in combination wit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alysis.

**Key words:** “X比N还N”; Comparative Result; Semantics